

# 反垄断会重塑外卖产业吗？

原本业界和消费者都认为，科技在掌握新时代的航向，左右着社会的发展和大众的工作与生活。为此，众多互联网巨头也都在科技层面发力，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不断宣扬自身的超前和制胜未来的能力。但随着各种矛盾的凸显才发现，“人”仍然是基础中的基础。除了996对“打工人”的摧残外，外卖骑手也因被算法逼迫而引发广泛关注。

进而引发的影响是，外卖巨头美团接连受到暴击。4月份，针对美团的反垄断调查正式落地。五一前夕，北京人社局副局长化身外卖小哥，引发公众对外卖平台不给骑手交社保的口诛笔伐；5月10日，上海消保协就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约谈美团。一系列以反垄断为起点的调查约谈，让美团在承受重压的同时不得不做出改变。而从更长远的未来看，外卖乃至更多产业或都发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山雨欲来风满楼！如今的美团，成为了众矢之的。从反垄断调查看，美团几近被“定性”，现在只待结果出炉。一旦确定，美团将要面临高额罚款。美团发布的2020年全年业绩报告显示，去年全年营收1148亿元。如果把骑手成本刨除在外，美团反垄断罚款的乐观预期为(1148-543)\*4%，在24亿上下。如果按照顶格10%罚款，则在60亿上下。

除了反垄断之外，政府对美团的约谈还集中在没有保障骑手及消费者的权益。这一点，其实很值得玩味。须知，美团给自己的企业使命是，“帮大家吃的更好，生活更好”。但如今多次约谈下美团却显露出巨大

软肋：没有真正让消费者生活变得更好，更没有让骑手这一群体的生活发生本质变化。

尤其是针对骑手，美团更是“心狠”。美团官方表示950万外卖骑手均为外包公司员工，以“兼职”的身份工作，与美团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以此为借口，美团没有为骑手缴纳社保。即使每位骑手有3元/天的商业险，也是在他们的佣金中扣除。但不是平台的员工，为什么美团能直接扣罚款呢？实在太过吊诡。

美团看似美团在服务海量人群，实则是建立在先满足自身的利益基础上。这意味着，美团忘记了自身的初心。而在种种阴霾之下，美团股价呈“跳崖式”下滑。在高压之下，美团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

从股价方面看，距离今年2月18日460港元/股的最高点，美团股价已经下滑近50%，市值蒸发超1.2万亿港元，接近“腰斩”。甚至最低见240港元，两日蒸发逾2500亿港元。而在反垄断的炮火下，美团严丝合缝的闭环生态链在被撕开一个大口子。一旦外卖业务失守，美团的整体形势将受到巨大冲击。因骑手权益等受到舆论压力，也将成为常态化。

面对众多挑战，美团必须抽丝剥茧地进行逐一应对。目前，美团能做且亟需去做的，就是调整对商家、骑手的政策。在提高骑手待遇、展现自身调整决心后，方能重新占据舆论高地。

不过从目前美团的调整来看，似乎并未收到预期中的成效。美团的调整主要是改变过去的一刀切平台佣金，采用技术服务

费+履约服务费的方式，再根据客单价及配送距离的不同向商户收取不同阶梯的费用。猛一看，美团是想尝试玩转“佣金透明化”。按照常理而言，这样的做法应该是为中小商家减负，也让骑手受益。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据测算，以20元订单为例，在旧版佣金规则下，收取的服务费平均是21%左右。新规则下，这笔20元的订单需要收取1.34元的保底技术服务费，如果是配送距离5公里的订单，需要再收取5.7元的距离费用，共计需要7.04元。新佣金不仅没降，比原来上涨了68%。除了20元订单，在新规下，30元和50元客单价的订单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对骑手而言，美团照样可以“整治”他们。据业内人士透露，按照配送距离，配货单价，配送三个时段(值班时间、高峰时间、加班时间)给外卖骑手补价看似合理，却一样可以“整治”骑手。

总的来说，美团的调整并没有本质变化。既没有让商家、骑手真正受益，也没有解决骑手超速驾驶、闯红灯、逆行等安全隐患。以低价和高效著称的外卖服务，反而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推动外卖产业的重塑？难之又难。

“零工经济”作为一种全新业态，在近年来呈现迅猛发展之势。外卖、网约车等平台通过发力数字科技，在释放每个人的潜力，也在极大提升劳动供求的匹配效率。从好的一面看，在这些平台的推动下，零工经济的外延远远超过传统“打工”的边界，发展空间和潜力巨大。不可否认的是，零工经济给海量人群带来工作机会和回报。

但这并不能表明，零工经济就是完美无缺的。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平台往往不会给灵活就业者缴纳社保，以此节约大量成本。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灵活就业者可以受雇于多个市场主体，雇佣关系无法确定，目前国内用人单位、劳动者和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匹配。

但一句“没有与平台有直接的劳动关系”，就想撇清责任，显然是不可能的。零工经济，绝不能让社保“归零”。随着灵活就业者数量的持续扩大，一旦这部分人群的社保“归零”，必定会产生一定的隐患，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并且，留下社保缴纳的“死角”，也会有损于社保政策的惠民性。

而随着“关于给骑手缴纳社保”的讨论愈发热烈，落地有极大可能。若真正落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美团，饿了么、滴滴乃至实业的工地民工、临时工都将涉及，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

要想在社保这一难题上高效推进，平台就必须迅速展开工作，一步步去进行完善。前段时间，滴滴宣布成立网约车司机生态发展委员会。据悉，这一委员会面向司机群体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在向政府劳动权益保障部门寻求指导意见的同时，联合业界专家与学者，针对滴滴司机劳动者权益保障、司机收入稳定透明、平台规则公平合理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提升。看来，现在平台的“求生欲”都很强。不管是不是做表面文章，起码有了相关的动作。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更多平台也能做出类似的保障举措，让灵活就业者应该享有的权益真正落到实处。  
(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

(上接第44版)

即便是超过60岁的“低龄老人”，也会到当地“劳务市场”上应聘临时工，每天出现在工厂、工地、饭店等不同用工场所，日薪100-200元。

退休是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陌生的概念。50后、60后正在完成人生的最重要的任务——为儿女买房买车、操办婚礼、照顾孙子女，甚至一些身体康健的50后，正在为孙子攒房子。

不只有北上广望房叹。在县里或市里为儿子买楼付首付，同样要花掉两代甚至几代人的积蓄。他们必须要掏空所有并按按揭购置房产，因为没楼的话，“没女生愿意跟着。”

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是弱势群体。而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有的子女甚至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候鸟式养老时代到来了吗？

当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变老

如果说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低龄老人，尚且处于老龄化社会的开端，初尝苦涩，那么1980、1990年代出生，曾经独享阖家宠爱的

独生子女们，当他们步入低龄老人的年龄区间时，将要面临的是，是更为严峻的养老考验。

从这一代开始，将从传统的多个子女照料一个老人变成1个独生子女就要照顾2个老人。

在豆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至少5万个独生子女在这里分享彼此的焦虑。

他们大多出生在城镇中产家庭，父母有不低的退休金，即便如此，养老问题仍然令他们担忧：想出国留学，心里又放不下年纪渐大的父母；工作地点和父母相隔遥远，不知未来如何取舍？如果父母同时生病，自己分不开时间和精力照顾怎么办？

对于大部分通过“向上流动”进入大城市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面临着叠加起来的多个问题：高不可及的房价、双职工的带娃压力、异地父母的养老……

当他们面临重要决策时，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一个人的决定都可能关乎父母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质量。但当父母生病需要照顾，可能连个倒班的帮手都没有。

豆友“末年时光”正面临着多重照护的困境。爷爷5年前脑梗瘫痪至今，喂饭喂水

喂药换尿不湿，父亲前年由糖尿病引发脑梗，勉强能自己动步。外地的奶奶和大伯只是一年看望两次，平时悉数由她和母亲照顾。最近爷爷经常吵闹，影响了父亲的休息，父亲的诟骂声又惊醒了她和母亲。窗外春雨连绵，她控制不住悄悄哭，“实在不知道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怎样选择？”

眼下的焦虑，源于他们看到父母照顾高龄老人，以及他们的父母也在老去。很少有人设想他们的未来，曾有学者估计，2015-2050年是中国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的关键时期。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但8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依然呈现上升趋势，未来每4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日益减少的劳动人口，如何供养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高龄病患老人的照料，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即便是老龄化走在前面的日本和德国，也未完全解决高龄老人的照护难题。

日本一些发生在亲人之间的由看护疲劳引发的杀人案被零散地记录在一家媒体的专栏上。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此后他们决定采访这些中老年“加害者”，5年后，这些日本家庭看护者的普

遍困境被记录在了今年刚出版的《看护杀人》一书中。

“长期压抑的家庭看护者，他们的压力就像是在空杯子上慢慢加水，快到杯缘处，似乎还能承受，等到再满上，压力就如同杯中的水满溢出来，崩塌殆尽。”

家庭小型化带来照料人手不足，老年人收入普遍不高，再加上现代社会劳动力外出就业、流动频繁，现实迫使老年人失能后的长期护理问题从传统社会的家庭责任演变成当代社会的重大风险。

无论是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唏嘘场景，还是独生子女未雨绸缪的担忧，都在为未来敲响警钟。

经历了照护高龄父母的低龄老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来是要去住养老院的。

但是，和学区房一样，养老院也是稀缺资源，民政部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拥有养老机构2.9万余家，养老床位730万张，仅占全国老年人口数量的3.1%。

医学人类学的鼻祖凯博文说，人类在相互照顾中得以生存，在这个人类从未面临的新照护时代，可能要面对10年，甚至20年漫长的照护生涯，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川陕名吃**

地址 (DC店和Rockville店)  
2700 New York Ave. NE,  
Washington, DC 20002  
316 N. Washington St.,  
Rockville, MD, 20850

营业时间  
周日至周四: 11am-10pm  
周五、周六: 11am-11pm

电话: (202)636-3588 (DC)  
(202)534-1620 (DC)  
(301)-875-5144 (MD)

\* 从马里兰大学沿1号路南下，从乔治城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沿New York Ave东行，均约15分钟车程。店内有大型KTV包厢享受美食，纵情欢歌。

肉夹馍



凉皮



羊肉泡馍



夫妻肺片



地道陕西名吃，聘请原陕西文汇报国典馆主厨省师傅和赵师傅及其团队主理厨艺；同时聘有精通川菜、粤菜和各类家常菜的驻店厨师；新的经营理念，为您提供一流的服务。店内设钓鱼台豪华包厢（最多容纳60人）及大型宴会厅（可容纳300人以上），酒水齐全，卡拉OK助兴。环境优雅，空间宽敞，自拥上百停车位，可承接各类公司、社团和私人大型宴会。餐厅地处华盛顿近郊，交通便利，诚挚恭迎大华府地区各界人士前来品尝指导。

董事长: 柳奇 敬呈

钓鱼台豪华包厢



长期诚聘英文好且业务熟练的收银员和大堂经理，有意者请电洽。